

無求齋莊子集編續編
(一十二)

無求齋莊子集續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章 嚴 藏 書 編 輯

藝文印書館行

南華經因然

吳伯與撰

南華經因然卷一

內篇上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逍遙遊

道無爲也無爲故無累我相且空知見盡脫遊
於無小無大冥乎不死不生故大鵬爲至物方
知世界之寬蜩鳩以近笑遠局於知見則莊子
不亦悲乎者是已此立言之旨也自湯之問棘
以下又重引小大之辯而曰宋榮子猶然笑之
豎儒曲士之知未能齊小大也譽不勸毀不消
定內外辯榮辱無間於世矣猶曰未樹未離乎

是非也至列子御風至矣冷然是非之外矣猶
非無待也無待者無我者也故曰至人無已已
且無之又何功何名之與有無已這一句說他
空我相而破知見是逍遙徹上徹下之大旨故
引堯由以爲聖人無名之證引姑射神人以爲
神人無功之證皆所爲至人之無待而逍遙也
大瓠大樗至末又以用字結之謂我之大自有
用處只看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
便見吾人學問歸著去蓬心之累棲心於何有
廣莫是乃用而無用無所待而逍遙者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鯢鯢必有天風搏音團扶搖謂之鯢風

鯢音昆國語子魚禁鯢鯢爲魚子海運海動也海

此托興於鯢鵬也鵬在六月乘巽風而起所謂

息也息卽吹息之息謂風息也野馬三句言天地開待氣而動者皆然而况大鵬突入野馬等句是倒插法蒼蒼非天正色特吾目力窮而無所極止故見其蒼蒼耳鵬之自上視下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寥廓無際矣此只形容鵬飛之高如此然則世界如許其大而猥以其身爲紛紛也何異蠻觸之爭乎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
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
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
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勸音凹堂之四處
培音裴閑過也蜩

一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

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口而後反彼
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
名

羊角風之旋者鷄音晏斥澤小鳥北音婢偕同也夏革字子棘爲湯大夫垂天之雲以上並子

棘答湯語宋榮子名釗

此又引證問棘說話而莊子自解曰小大之辨
以結上鯤鵬斥鴳在物若小若大之論也自此

以下至列子凡三等人又在人若小若大之辨也而總以無待之人智行德徵四者亦如斥鴳之自以爲至豈如忘毀譽定內外辨榮辱者乎然猶知有毀譽內外榮辱猶有未忘者存列子則忘道矣猶有列子在非無不忘者也總之大知小知分人分已私見未除何能與造化游必須打破界牆直至已無其已而後眼空法界無所待而逍遙故論鳥則鵬其大者論人則列子其上者尚皆爲知見累而況其餘故以至人無已結上鵬鳥至物而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統之

至人無已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天地之正即已也辨而爲氣即其功散而爲物即其名無已故順物順而不助故無功聖人者又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得也此則何大何小何脩何短何去何來而謂之遊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而已乃逍遙之本致也故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遣實累雖大鵬與斥鴳宰官與御風同爲累物矣乘天地之正數語莊子寓言中之莊言乃自道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
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
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鷽音爵偃鼠地中行
鼠許由賴人字仲武

看幾箇名字便見是聖人無名之證總言至人
之無待也蓋使許由必待治天下而後快則許
由知有天下便知有已知有已者便不能治天

下故無用天下爲此所謂不越俎而代各安所
安而爲天下無待之人也不越而代者卽無待
之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二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旁礴軍同也稽音啟
陶音紹太山神名

藐音渺射音亦
與音預蘄音祈

看幾箇神字而終之曰塵垢秕糠便見神人無

功之證總言至人之無待也神人專氣食母不以事爲事物且不得而有之惡得而傷之無論溺熱矣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正以有此神人之實焉外此皆塵垢秕糠耳安有至人而肯以秕糠爲事哉引宋人一段見堯無用天下爲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無所用於天下喪天下者也喪天下者自遺其已者也是謂無待而逍遙耳猶時女也言這幾句言語就是汝如今一般如瞽如聾不信接輿之言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